

戈公振先生遺著

從東北到庶聯

戈公振先生安葬日

生活書店謹贈

795851

著述生先振公戈

從東北到庶聯

5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弁言

我寫這篇弁言的時候，離戈先生去世的日期，不覺已有了一個月零五天，時光就這樣迅速得像閃電樣地過去，但是我們對於這位好友的不幸早死，尤其是想到社會方面乃至民族方面的損失，哀痛的情緒是綿綿無窮期的。

戈公振先生治喪處同人議決，先把戈先生數年來散見於各刊物上的遺著編成單行本，以留紀念，並公推我擔任搜集編輯的責任，我便義不容辭地答應了下來。現在於百忙中編成了這本從東北到庶聯。我把他的這些遺著重看一遍之後，更感到戈先生早死的可惜，因為他的對於中國民族危機的悲憤的熱情，和遊歷海外時在認識和學力上的飛躍的進步，都在字裏行間流露着，使我們愈益感覺到失却了這樣前進的一位同志，真是最悲痛的一件事！

我覺得我們趕快把這本書編成印行，不但是『紀念』戈先生，同時也因為這本書的內容是戈先生數年來所辛勤獲得的很有價值的材料的一部份，現在把這些散見着的材料彙集編纂起來，成了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好書。這是於『紀念』之中還含有體念戈先生一生勤勤懇懇服務社會的意思。

哭振兄

韜奮先生搜集振兄數年來散見於各雜誌之文字，編成從東北到蕪聯一書，以留紀念，付梓時問吾欲有所言附入此書否。吾捧誦振兄遺著，不禁淚涔涔下，吾自問學力不足序振兄書，僅能勉述數語，誌吾哀痛。

嗚呼！吾幼失慈愛，及長，遇人不淑，惟兄是依，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手足之情深，非墨楮可以形容，兄妹相處四十年如一日，從無急言厲色，今痛失雁行，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之疾也，吾信醫言無害，雖含淚簽字，求醫師爲汝割治，但汝云『幸得回國，如留海外，或無此可恃之良醫也。』又云『幸未赴京，石城亦無此良醫也。且盲腸本無用之物，外人幼時即割去，此乃普通之病，何足爲憂？余去歲在柏林，

尙在鼻部開刀醫治腦漏，住院九日，昏眠四日不知人事，如此危險，尙能穩渡，足見余體魄強健，無懼奏刀也。日前黃任之先生患盲腸炎，亦此院，亦此醫，且彼年長於余，況余之體格健旺者，又何足畏？』余曰『是』，然吾心中仍有所慮者，彼近年來，頭重髮禿，是或用腦過度之象徵，且記者生活，眠食無定時，旅外三載，先後赴法，意，德，奧，捷克，蘇聯各邦，考察新聞事業，經萬餘里長途之跋涉，余心實爲之擔憂不已。不意甫奏醫刀，遽遭慘變，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早知與汝永訣，尙有幾許表心之言，要汝知聞，共汝籌劃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終身必長抱此無涯之憾矣！早知今日之幻喜終虛，亦不盼汝歸來，或可免於一死也。海外寄言尙可安慰於萬一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汝之遺體，遵汝遺囑，送中國紅十字會上海醫學院，作病理解剖，供醫學參考；汝之日記擬不日付梓；庶聯遊記由寶權續成；汝之生平，友好已爲汝作文紀念；汝之子寶樹，卽吾之子也，當繼汝遺志，盡力教養；惟汝之窀穸，友好不忍汝遠葬，而寧葬汝於滬土，便祭掃也。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我心已碎，我淚已乾。嗚呼！言有窮而情不盡，汝其知也，其不知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紹怡含淚書於滬濱。

戈公振先生遺像



民國二十四年莫斯科學士(四十六歲)

在時報館
服務時代

民國五年

←



↑ (歲五十二)年三國民



← 年七國民



前亭報賣國德在年七十國民
國回歐由次一第年八十國民



圖 察 考 北 東 者 記 加 參 春 年 九 十 國 民



民國二十一年參加國聯調查團在大連登岸



參加國聯調查團時在鐵嶺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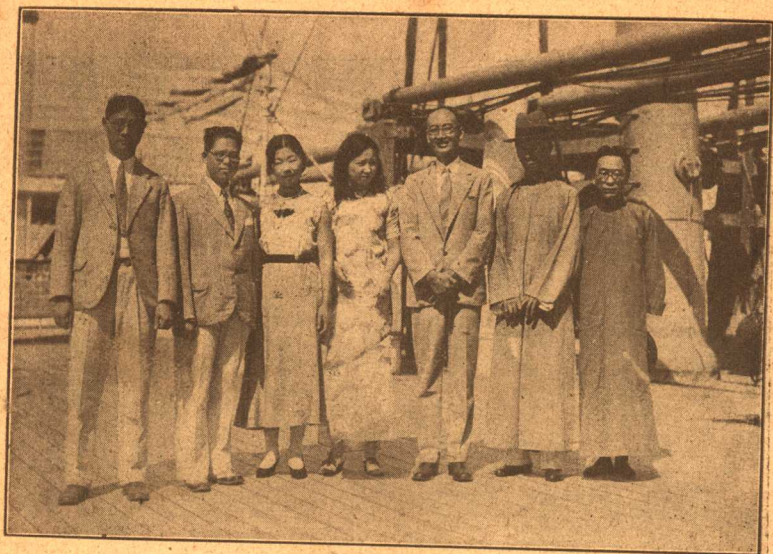
參加國聯調查團時在北平南海



參加國聯調查團時在

北平中央公園





民國二十一年隨國聯調查團出國在滬登輪時攝



民國二十二年
在列甯格勒



京捷於攝氏龍樂辦代克捷駐國我與業事通交察考歐中至年四十二國民



國同生先戈送歡員館館使大聯席駐年四十二國民

從東北到庶聯

戈公振遺著

目次

到東北調查後·····	一
途中的中國代表團·····	五
我對於觀察庶聯的態度·····	一五
從日內瓦到莫斯科·····	一八
第二個五年計劃·····	二五
兩個大閱·····	三七
十五年美術展覽會·····	四〇
列寧逝世的十周年·····	五二

苦盡甘來的庶聯·····	二五
第七次庶聯的大選·····	六
社會城·····	六
穀城·····	一〇一
電城·····	一〇四
油城·····	一〇五
鹼城和鐵城·····	一〇六
梅蘭芳在庶聯·····	一〇七
最近庶聯人民生活的一斑·····	一〇三